

牧

津

集津卷之十四目

集事上

西門豹

史起

李冰

王景

杜預

夏侯夔

馬臻

王延世

馮道根

二見

韋存寬

薛大鼎

崔瑗

韋景駿

二見

姜師度

李知遠

陸明允

崔一立

張詠

四見

謝景初

沈起

夏英公竦

虞大寧

陳堯佐

二見

呂大防

范忠宣公純仁

程師孟

牧津卷之十四

集事上

明山陰郝承燦輯

西門豹

西門豹治鄴，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

爲地方計久遠，能令其子孫思我言，此正

深於慮始者也。

史起

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二百畝，是田患也。漳水在其傍，西門豹不知用，於是引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今爲史公，決漳水，今灌鄴旁，終古瀉鹵，今生稻梁。

平原高壤，其膏腴以水，惟水故稱沃野，然非所語於東南也。

李冰

秦李冰爲蜀郡太守，蜀多水災，冰立三石犀，沈之江浦，水患以消。

犀可治水，惟冰知之。

王景

王景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

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於鄉亭。景少學
易。遂廣闢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
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
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塢流
法。水乃不復爲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
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
侵毀。濟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
改修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卽爲發卒。方營
河功。而浚儀令樂浚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

熾盛緣堤墾殖而鄆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卽
壅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
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旣多民不堪命
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
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
怨嘆以爲縣官恒興他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
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
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
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

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
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
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
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

禹之明德遠矣，地平天成，惟在治水之一
事，視福一方，更無大於此者。王仲通抱經
濟長才，小之而一陂之修築，大之而千里
之迴環，無不胸中確有成筭，蓋神禹之後
一人矣。惜其塢流法不傳於今耳。

杜預

杜預爲荊州人，號爲杜父。舊水道惟泂漢達江陵，千數百里。預乃開陽口，起夏水，導洪洞，達巴陵。徑近千里，南土美而謠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知名與勇功，及卒，州人諱其名，改戶曹爲辭曹。

一守令儘可爲裁成輔相事，但須如此經畫巨手乃得。

夏侯夔

夏侯夔爲豫州刺史，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境內賴之。夔兄亶先居此任，兄弟並有恩愛，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賴彼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兄弟以循良相繼，可再稱棠棣碑矣。

馬臻

馬臻，永和中，爲會稽守，創築鏡湖，蓄水溉田。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於海丈餘。旱則洩湖灌田，潦則閉湖泄田水入海。是以雖遇旱潦，而無凶

年其塘周迴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餘頃民甚賴之。

鏡湖以八百里之回環灌九千頃之膏腴此萬世之利而創築之際尚然謗議煩興民難慮始豈顧問哉○今鏡湖盡廢爲民田旱潦惟恃三江一閘而蓄泄乃更便於湖古今事勢之變遷蓋如此。

王延世

王延世在東郡時河決金隄沉溉豫兗凡灌四

郡三十三縣。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石以兩船夾載而下之。二十六日河隄成。上曰延世長於計策。工費約省。乃賜爵關內侯。

今以埽塞決。皆用此法。

馮道根

馮道根守鍾離。魏中山王英率衆攻城。梁命韋叡救之。進頓邵陽洲。塹洲爲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

真是神手

韋季寬

韋季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里置土堠。經雨輒壞。季寬勒部內當堠處。但植槐樹。旣免修復。又便行旅。宇文泰見之。嘆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季寬又欲於汾州離石之間築城以扼齊人。恐其來爭。自計曰。此去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割手。二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

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
城隍足得辨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
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令傍山諸村所在縱
火齊人謂是軍營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
言

料敵甚審計事甚詳故指顧而成功

薛大鼎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界內先有棣河隋末填塞
大鼎奏聞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曰新河得

通舟楫利，直至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
美哉薛公德。傍被大鼎，又決長蘆及漳衛等三
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害。是時鄭德本在瀛
州，賈敦頤爲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鎬脚刺
史。

有實心，乃有實政。

崔瑗

崔瑗爲汲水令，開溝造稻田，瀉鹵之地，更爲沃
壤。民賴其利，民歌之曰：上天降神明，錫我仁慈。

先濟
卷十四
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溉灌決渠
作甘雨

濟渠溉田正是實政

韋景駿

韋景駿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瀕漳連年泛溢
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卽壞決景駿相
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漳水至堤趾輒去其北
燥爲腴田又維艚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
約後遂爲法方河北饑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

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功。後爲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爲我言，學廬館舍，橋郭皆公所治，意公爲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爲留終日，後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夷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爲諸生貢舉，通隘道，作博舍，罷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以便之類如此。

景駿能以孝威相訟之母子一腔慈愛人也故地方利害自切剝膚而童兒戀慕之狀尤足徵其感人之深

姜師度

姜師度神龍初累遷易州刺史勤於爲政又有巧思深知溝洫之利始於薊門之北障水爲溝以備奚契丹之患又約洛魏武舊渠傍海穿漕號爲平虜渠以避海艱糧運者至今利焉改刺陝州州西太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倉地盈高

常自倉以車載米至河際，然後登舟。師度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所省萬計。開元六年，以蒲州爲河中府，拜師度爲河中尹，令其繕緝府寺。先是安邑鹽池漸涸，師度發卒開拓，疏決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後再徙同州刺史。又於朝邑河西二縣界，就古通靈陂，擇地引雒水，及堰黃河灌之，以種稻田。凡二千餘頃，內置屯十餘所，收獲萬計。

人之巧思，本於性靈。靈心所出，何事不辨。

禦契丹、便轉漕、廣鹽屯、溉農畝、事事可裨
實用、令國家得公輩數人、何憂時艱哉、

李知遠

唐海州南有邗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
寶應中、堰破水涸、漁商絕行、州差東海令李知
遠主役修復、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費用頗
多、知遠甚以爲憂、或說梁武築浮山堰、頻有缺
壞、乃以鐵數萬斤、填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
卽依其言、潰穴立塞、初堰之將壞也、輒聞其下

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於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辛能害目。蛟龍護其目。故避遠而功成。

此亦治水者所當知。

陸明允

陸明允宣公之從子。元和三年。以集賢校理。出爲奉化令。悃悃無華。視民如子。屬歲大旱。隣境人相食。明允輯和其民。賑廩食。以給道路之餓者。全活數萬人。治行爲天下第一。復於龍潭溪。疊石障水。鑿渠引流。下通廣平湖。達於江。溉田

數千頃。後名其堰曰資國，渠曰新河，至今賴之。
真視民如子。

崔立

崔立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濬治，溉田數千頃。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歷知棣、漢、相、潞、兗、鄆、涇七州。立性淳謹，尤喜論事，祥符封禪，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早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天所以警驕情，戒淫泆也。區區符瑞，尚何足爲治。

道言哉、前後上四十餘事、以右諫議大夫、知耀州、改知濠州、

立之識力、在王文正公上、疏治灌溉、特其餘耳、

張詠

張文忠公詠守蜀時、凡有興作、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來、分爲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則卯入、午歇、冬底春初、各給木札一幘、以禦寒、工徒皆悅、有一瓦匠、因雨乞假、詠判云、

天晴蓋瓦，雨下和泥，事雖細微，詠俱知悉。

大凡有膽力過人者，定自細心，不然粗浮之氣，未有能爲綜密者。

謝景初

謝景初，慶曆中，自大理丞出知餘姚，視民所利病，如切一體，相緩急，爲設方畧。姚北偏瀕海，歲苦海患，爲築堤捍之。境內多湖陂，豪強率侵爲田，爲具奏禁止，民又每爭水泉，乃創立規繩，簿記其高下廣狹，啓閉啓刻，令各鄉遵守，其後令

王敘趙子消常褚皆梓之名曰湖經自是有盜湖爭利者證經乃息至今不改

凡天下有陂塘藪澤之邑皆當做湖經之法不特禁小民爭鬪抑可絕豪強侵併

沈起

沈起慶曆間謫滁州判官監置州倉聞父病委官歸侍以喪急有司劾其擅去終喪薦書應格嘗選用仁宗曰觀過知仁今有父病致罪何以厚風教而勸人子乃特遷知海門縣縣負海地

旱潮間冒民田舍民徙以避棄其業起爲築堤
百里引江水灌溉其中田益闢民相來歸累遷
開封府判官爲湖南轉運使凡羽毛筋草舟楫
竹箭之材多出所部取於民無制吏挾爲奸起
會其當用自與商人貿易所省十六七

凡物料所出之地吏胥之作奸萬狀蠅聚
蝟集驅之不能惟會其當用而自與商人
平值相易則此弊自絕

夏竦

夏英公瑛守青時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貫洋水
限爲工城先是跨水植柱爲橋每至六七月間
山水瀑漲水與柱鬪率常壞橋州以爲患竦思
有以捍之會得牢城廢卒有智思壘巨石固其
舉取大木數十相貫架爲橋無柱橋乃不壞慶
曆中陳希亮守宿以汴橋壞率常損官舟乃法
青州所作飛橋至今汾汴皆飛橋爲往來之利
俗曰虹橋

飛橋之式不見於今今所用者皆浮橋余

嘗觀樊若水獻宋藝以浮梁之式先爲黃
黑龍船又以大艦載巨竹緦自荆渚而下
及曹彬取南唐試舟於石牌只移置采石
不失尺寸大軍渡江若履平地

虞大寧

虞大寧熙寧八年知鄞縣事卽北渡之南面風
壘積石爲磯以却瀑流納淡潮又自州之西隅
距北津疏淀淤之舊增卑培薄以實故隄而作
閘於其南拒所除鹹水以便往來之舟東西管

數鄉之堰，磳隨以繕葺者凡六所，用工一萬一千有奇，溉田五百餘頃，郡人舒亶記之。

經畫周密

陳堯佐

陳堯佐在河東日，郡遭河決滑州，堯佐欲爲堤，捍水，乃剏爲木龍，以巨駢齒浮水上，以殺水暴，及堤成，又爲長堤以護其外，滑人號爲陳公堤。木龍不特可以殺水暴，亦可以去淤漲。

呂大防

牧津

集事上

卷十四

古

呂大防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記、水地置槩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呂公泉、槩音果

考工記不可不讀、

范忠宣公

范忠宣公純仁、宰襄城、其民素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純仁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

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純仁去、民懷之、不忘、至今號爲著作林、著作者、公宰縣時官也。

農桑原屬本務、犯罪而但使之植桑、未有不樂趣者、忠宜實心爲民、此其一班、然已足爲司牧者垂百世之法矣。

程師孟

程師孟知吉州吉水縣、以戰吏聞、累遷提點夔州路刑獄、夷數犯渝州邊、而提點刑獄司、故治萬州、有警、決旬乃至、師孟奏徙治渝州、夷不敢

復爲患，屬郡無常平倉。師孟請置之。歲大饑，發轉運倉，奏不待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待報至，民斃矣。趣發之。徙河東路麟州保德，岢嵐、火山軍、寧化軍，故無常平粟。邊民饑，則竄境外。師孟奏出度牒募民入粟，置倉以備荒政。並汾晉與諸州山谷水可灌田者，悉相其地，釀爲渠，除三司度支判官，居一歲，自祠部郎中遷刑部知洪州，積石爲堤捍江，浚豫章溝，揭北閘以節水升降，民無水患。

師孟到處必有實惠及民

牧津卷之十四 終

牧津卷之十五目

集事下

趙懿簡公瞻

孟珙

曾公亮

徐子寅

李大有

楊王休

高賦

葉恒

姚仲孫

喬惟岳

金堯恭

張暉

周憬

何述

趙彥逾

王信

胡架

耶律伯堅

黃功廓

雍泰

鄧襄敏

翟溥福

胡壽昌

余肅敏公子俊

楊崇

劉辰

章忱

張需

周滿

陳鋼

湯紹恩

胡堯元

樊繼

李元陽

龐嵩

胡濬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二

牧津卷之十五

集事下

明山陰祁承燦

趙懿簡公瞻

趙懿簡公瞻移河中府萬泉縣令以圭田修營舍。隣邑之士裹糧而至。知彭澤永昌縣築六堰以灌溉。以絕水訟。民以此召杜。

是良令事。

孟珙

孟珙以宣撫使兼知夔州。釐蜀政之弊。爲條頒

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種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

不擇險要兵難以衛民不集流離民難以養兵二語真濟世津梁救時石畫至大興屯田尤見匡時急着

曾公亮

曾公亮知越州會稽縣民開田鑑湖旁湖溢常

害田公亮卽曹娥江隄疏爲斗門泄湖水入江田以不病民至今賴之

湖今廢矣泄水入江亦不由曹娥一隄然斗門之關由公始則儲洩之所賴不淺

徐子寅

徐子寅以父任補官中法科爲福建路檢法當審覆囚牘駁正死罪七十九人孝宗除大理正兼駕部郎知高郵軍累遷大理少卿諍罷起爲淮南運副歷知揚州楚州修築高郵興化寶應

縣石闔斗門函管堤岸護民田三千七百餘頃
後知台州革秋苗偽鈔去軍士虛籍寧海邑庠
久廢買田五百畝賑之復蠲民戶積逋十餘萬
有馭正囚贖之仁心其爲民興利也自切

李大有

李大有判通州民田歲苦旱大有相地勢鑿五
狼山石麓引江入河以溉之自是歲以稔告而
商舶亦竟達城下諸貨細聚爲通州無窮之利
攝郡事吏持案白事例錢合自支送大有判曰

有例可送。無法可支。悉却之。大有與弟大同。極相友愛。內外數百指。猶同堂共食。無間言。寧宗爲怡怡堂以旌之。

此公能節以惠物。而廉以持身。

楊王休

楊王休幼肄業僧舍。雪積其背而不自覺。乾道中。舉進士。仕爲黃巖尉。有豪民植奸黨。號三神。王休捕得之。具罪狀於府。黔徙他郡。人稱爲鐵面少府。遷南康軍判官。時朱熹守郡。事悉委之。

獨經界賦以甦民困，後守洋州，全州大興學校，考商於險塞，以備邊，絕饋遺，惟軍用得取於公帑，除益利路轉運判官，金州大災，悉發庫錢賑之，兼提點刑獄，大修棧閣，鑿鬼愁灘，堰慕頤山，分西城、漢陰二利三邑馬網，以便民，築漢嘉西門、石梁，蜀民德之。

能除暴，能節用，亦能興利，可稱兼才。

高賦

高賦歷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餘

家世畜蠱毒，值閏歲，害人尤多，與人忿爭，輒害之。賦悉擒，治伏辜，蠱患遂絕。徙唐州，列田經百年，曠不耕，前守趙尚寬，苗粟不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繼其役，益募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其去，田增闢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三百八十六，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璽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

唐州一彈丸地，高賦稍一加，意於墾闢，便

益稅至二萬二千有餘，由一州而推之一路，由一路而推之天下，何必敲敲然爲今日加賦之累乎。

葉恒

葉恒泰定間，爲餘姚州判官，鋤姦抑強，百廢興舉。州東北際海，歲被風濤，害稼，嘗以竹石作土隄，以捍費甚而不能久。州人病之，恒乃設方畧，甃以石，長亘二十里，民不知勞。隄南舊有汝仇，余克二湖，廢斥幾四十年，隄成而湖復，潄水時。

其啓開田獲灌溉海潮之患遂絕

隄成而湖復此公不但任勞且任怨矣

姚仲孫

姚仲孫知建昌縣初建昌運茶抵南康或露積於道間爲霖潦所敗主吏至破產不能償仲孫令吏民輸山木卽高阜爲倉邑人利之徙通判彭州嘗以天下久無事不可以弛兵備因以前世禦戎料敵之策名防邊龜鑑

高阜爲倉事可經久而永無露積之患若

防邊龜鑑、尤今日之儉年穀也。

喬維岳

喬維岳爲泉州通判、會盜起仙遊莆田縣百丈鎮、衆十餘萬攻城、城中兵裁三千、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盡屠其民、燔府庫而遁、維岳挺然抗議、以爲朝廷寄以綏遠、今惠澤未布、盜賊連結、反欲屠城、豈詔意哉、承矩等因復堅守、旣而轉運使楊克讓、率相州兵破賊圍、遂解詔褒之、歸朝爲淮南轉運副使、遷右補闕、進爲

使○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
多○罹○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未○口○至○淮○陰○
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濫○總○五○堰○運○
舟○所○至○必○經○上○下○其○重○載○者○皆○卸○糧○而○過○舟○時○
壞○失○糧○綱○卒○緣○此○爲○姦○潛○有○侵○盜○維○岳○始○命○荆○
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堰○二○門○相○拒○踰○五○十○步○覆○
以○夏○屋○設○縣○門○積○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橫○橋○岸○
上○築○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盡○革○而○運○舟○往○
來○無○滯○

運舟所經，故當爲便利計。

金堯恭

金堯恭，寶曆中令上虞。堯恭于縣西北置任嶼湖，與梨湖灌田二百餘頃，興利除害，民甚德之。卽一事亦實政。

張暉

張暉知蕭山，寬猛適宜，民畏而愛之。會諸暨水溢，詔闢紀家漚，浚蕭山新江，以殺水勢。暉上言：請甃地高，蕭山地下，山陰則沿江皆山，疏小江。

可導諸暨之水欲浚新江其底石堅不可鑿若
開紀家滙則水逕衝蕭山桃源等七都田廬爲
沼矣時蔣芾爲浙東提刑主諸暨之請欲開滙
暉力爭曰暉頭可斷滙不可開乃止

如此執持乃不愧一方民社之寄若暨陽
之水今亦竟與江通倘取道山陰則一縣
之沼猶之蕭邑矣

周憬

周憬遷河南固始尹又拜桂陽守桂陽與南海

接壤商旅所臻自瀑亭至曲江臺木極嶮惡其
源自黃禽山爲十二洲過宜章會武水入樂昌
至三泚合諸水爲六瀧俗謂水驚峻爲瀧驚湍
激石流數百里憬開此溪下合貞水人便之爲
祠樹碑於瀧上

驚湍激石惟有疏廣一法可使安流

何述

何述知太平州當塗縣瀕江歲有水患述築隄
姑溪之上民用安堵邑有廣濟圩爲田千餘頃

夏潦隄將決，述度地形，別爲長隄，橫亘於中外，隄潰賴之得其半，自是他圩多法焉。

此築堤護堤之一法。

趙彥逾

趙彥逾初爲象山簿，以治才稱，性介潔，視貪墨若讐事，至卽決獄無冤滯，嘗於縣東南史家涇開河渠千餘丈，以利灌溉，民甚德之，因名爲主簿河。

一廉簿，便能開千餘丈河渠，不知何以能

有此作用。

王信

王信初知湖州。據案剖析，敏如流泉。擢集英殿
修撰，改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奏免逋官錢
十四萬，絹七萬疋，綿十萬五千兩，米二十萬斛。
山陰境有獾獠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啓斗
門，導停瀦注之海，築十一壩，化滙浸爲上腴。民
繪像以祀，更其名曰王公湖。又築漁浦隄，買學
田，立義塚。衆職修理，尋以通議大夫致仕。

惠政在民，久而益知其利。

胡榘

胡榘寶慶初，知慶元府，請得米一萬五千石，以浚東錢湖，命水軍更番迭休，且募七鄉之食水利者助役，又奏以贏錢二萬八千餘緡，增置田畝，以其八分漁戶，人歲給六石，隨菱葑之生，則薙絕其種，民懷其惠。

不但興惠一時，且欲利垂百世。

耶律伯堅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九

耶律伯堅至元間爲保定路清苑縣尹初安肅
州苦徐水之害訴於大司農司欲奪水故道導
水使東東則清苑境也地勢不利果導之則清
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道爲災伯堅陳其形
勢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
事遂得已縣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
爲磴民以失利來訴伯堅命毀磴決其水而注
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磴仍以其
事聞於省部著爲定制縣居南北之衝歲爲親

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限以十月成至明年復
撤而新之吏得並緣侵漁其費不貲伯堅令善
公館以代供帳其弊遂絕在清苑四年民親戴
之如父母比去而猶思之

止徐水東決而要司農部之行視其利害
順逆了然在目勢自當止此善于處事者
○毀壘決水而又聽餘月之堰水置磴卽
閘左閘右兩利俱存不謂胡人有此左畫
員而右畫方之手

黃功廓

黃功廓，洪武間爲掾吏，有幹才。先是本邑東津浮橋，置船十四，亘板其上，冶鐵貫爲巨纜，典守不專，累爲颶風所壞，積久不能繕治，民病涉焉。功廓上疏，乞增船二隻，僉民七十二戶守之。又以蘇州太湖草竊禦人，備陳禁捕之方，朝廷咸允其議，授襄陽通判。蒞政逾年，興廢舉墜，政聲甚著。後劾奏本郡知府貪墨，改廣東按察司經歷。

掾吏有幹才，此其常也。劾奏本部之郡守，何以有此膽力。

雍泰

雍泰出知吳縣，吳濱湖，湖漲淪田數百頃，先尹咸欲防湖，輒沮於富室。雍至作堤，富室猶說於太守，雍立答之一百期，月而堤成，雨暘蓄泄，吳到於今賴之，稱曰雍公堤。

此堤與公名並垂，守令安可不爲地方利

澤計

鄧襄敏

鄧襄敏初知淳安縣，訪民疾苦，施惠政，不求赫
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公鵬薦知梧
州府，會憂去。貴州新設程番府，府在萬山中，夷
獠雜聚，難治。以公知程番，公悉心規畫，凡城廓
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
政令公平，莫不感化。墾田不逾界，入市不二價。
四境宴然，蔚如中州。

人情視黔爲鬼方，襄敏視郡如家計。此先

輩識度，所以迥不可及。

翟溥福

翟溥福，永樂中，知青陽縣。青陽地僻，民稀，因其土俗，爲政一以撫綏爲本，民甚戴之。歷陞南康府知府，至則訪民疾苦，一切刑罰皆爲停省，先是郡值歲歉，民有擅取富家穀粟，及收漂流官木者百餘人，前守皆以盜論，悉寘重典。溥福盡杖而遣之，閭閻感服。封壤瀕湖，舟楫苦風濤，無柁泊所，遂捐俸築石堤，延袤百餘丈，舟人稱便。

後共立廟祀于堤上。

歲饑擅奪亂是用長持法當嚴前守未爲
無見。

胡壽昌

胡壽昌改知彭州益務修惠政利民灌縣故有
都江堰秦李冰所鑿渠引江水溉成都諸郡田
兵興堰壞諸郡田蕪廢前之繼修堰者必伐石
銅鐵費動以萬億計至是堰壞衆難之無敢復
言修堰壽昌至曰木可以固豈必鐵石哉卽

爲白於府，轉白省，省難之。壽昌再三言，言並到切。省乃聞於朝，從之。命下省，卽以委壽昌。昌曰：得二千人足矣。悉疏決淤塞，度所用伐竹爲籠，實以沙土。又代木貫籠，並緣壩岸。江水乃以復漑成都諸郡田。民大利之。昌書其法于牘，以貽後人。又修彭州壩口諸堰，盡漑彭之田。初堰廢，井泉隨竭，民率苦出負汲，十數里。堰復，民乃復便井飲。時彭兵禍解未久，野暴白骨彌望，悉命收瘞之。是夕，夢人羅列拜堂下，若不可勝算。

三年陞延平知府其惠愛一如彭州

壽昌是矯矯清刻人乃所至惠政若此其溥

余肅敏公

余肅敏公子俊守西安府西安公務叢委訟謀紛紜三邊之事咸萃於一郡且使車往來無虛日肅敏應之如夙辦西安民苦城中水鹹飲輒病公爲開新渠引山泉行地中匝徧城市人人待戶汲至今便利號余公渠涇陽山高水下漑

田病迅不得畜，俊出府金，責清強吏，築山引水道，轉灌田千頃。

此余肅敏公興革之槩也。迨撫延綏，建城置衛，修屯田之利，翰林遂屹然爲重鎮。其言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堅建，卽近且小，亦必爲百年之計。旨哉斯言。

楊崇

楊崇授廣西桂林府同知，清戎至揚，賴顧縣治，瞰江垣墻卑甚，遂使人輦江中石，大者高其垣。

小者積垣下石取而江深未幾蠻寇至莫能渡間有以筏薄垣者兵民以所積石擊之扶傷而去王師征大藤峽都御史韓雍委造戰船百艘應期而辦陞知柳州府丁艱改知永州時征貴苗賊當道派運糧餉以永儕于長衡大府之數崇力陳得減四萬之卒先是徭役不均崇行三等九則法人皆稱平永俗男女多以貧故婚姻失時榜令從宜嫁娶不越月婚配者九千有奇一取石而增城禦寇在焉所以凡事貴豫

也。

劉辰

劉○辰○慷○慨○負○氣○節○善○談○論○喜○功○名○天○兵○下○婺○城○
辰○首○上○謁○署○爲○典○籤○奉○使○方○谷○珍○令○左○右○飾○二○
美○姬○以○進○辰○峻○却○之○後○擢○知○鎮○江○府○興○廢○舉○墜○
勤○於○其○政○郡○有○濱○江○田○八○十○餘○頃○歲○久○淪○沒○仍○
責○賦○於○民○爲○請○於○朝○除○之○京○口○開○廢○舟○楫○不○通○
漕○運○者○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阻○風○濤○乃○
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濬○淤○塞○修○閘○壩○順○水○

勢之出入公私便之。漕河源淺易涸。恒仰練湖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久廢。亦修築之。於是漕舟既通。而湖下之田亦稔。

劉伯靜當國家造基之際。首爲一郡。晝千百年長便。民到於今受其賜。此公有焉。

章忱

章忱授臨城知縣。政以愛養休息。化導勸勵爲務。歲壬辰大饑。民多流竄。忱爲招徠撫綏。給其糧食。免其征徭。民是以接踵來歸。久之。旁邑流

民願就編籍者亦數十戶，畝券稅牒有久不別
白者，悉爲條格，以清其欺隱，漁并之弊。城北泥
河出源泉，流甚溥，民據岡利，會夏旱，忱率衆築
堤，引水灌苗，又教民桔槔，以濟高阜，邑自是有
水利。鄉鄰舊無醫藥，輒事禱禳，坐以待斃，因痢
疫大作，爲檢方書，修藥餌施之，且諭以醫，禱緩
急，所全活者不可勝計。

民富而教，使地無遺利，尤爲化導之首務。
張需

張需同知鄭州，渠有淤者，廢水田數十年，守相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憚于動衆，需往相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怪以爲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効其力，三日遂畢，守大驚，以爲有神助。

天下事，畫地而定功，則人無惰念。

周滿

周滿擢雲南府知府，滇海地屬下，漫水之口隘甚，沙泥易淤，衝躍四漫，濱海賦田，歲收不上數

千鍾公私俱病甫入境民遮道自言其苦遂力
白藩司承檄往視循阡陌過觀果如民訴喟然
曰是可畏上喚而貽民嗷嗷乎今惟省役費以
府佐督之事亦易舉乃條濟海口之利與不濟
之害畫圖述策以上尋檄同知濟治如議于是
積淤漸去海田歲大有獲公私供需咸資爲長
利

潘淤自成腴田沃土應用此法

陳綱

陳鋼授黔陽知縣，鋼性豈弟，治事通大體，居一年，庭無煩訟，乃置社學，修孔子廟，楚俗居喪，擊鼓夷歌，鋼以禮教禁止之，民知向化，沅湘二江合流，縣城下，數決壞民居，鋼作小舟數十舸，募民採石甃堤，自南門抵西門，亘千丈，水乃不溢，縣南山間，有三里厓，路狹甚，石壑不可鑿，辰沅諸路軍往戍靖州，夜每墮崖下死，鋼督郵兵，積薪烈之，淬以醪醢，拓廣其路，丈許，外繚以索，行者不害，時將圖新縣治，艱于木材，忽大水漂木

數百至，乃得底績。凡興作，民皆子來，成以不日。鋼病，民憂惶禱神，雖老羸者亦拜稽。竟日，曰：『願以餘年報鋼。』一日，嘗行道過他縣境，道傍小兒黏雀爲嬉，問知鋼名，兒相頷曰：『公必惡我輩，戕物命，悉縱雀去。』官滿當代，民駕小舟送於江者數百里，爭獻蔬果，鋼各取少許還之，四境無不扳泣。

所至利民，可稱能吏，而稚子黏雀之縱，幾於中牟，末世未嘗無循良也。

湯紹恩

湯紹恩以部郎遷知紹興爲人寬厚長者其政務持大體不事苛細與人不欺人亦不忍欺樸儉性成內服疏布公袍冬夏各一襲敝故不堪始終清白然亦未嘗以廉自炫郡瀕海每苦旱潦舊有斗門閘猶不足爲儲洩之要紹恩廣諮父老諦察地形乃于三江建大閘二十八洞啓閉以時雖旱潦不爲病越人至今賴之當其始建時役重費繁諱言不便者十九誇詭朋與紹

恩堅執不動。已而閘初起，輒爲海潮所衝突，役夫皆哭。紹恩曰：毋恐，如是當益固耳。乃禱於海。若潮不至者累日，工遂就。蓋誠格於神如此。

三邑之民，依山濱海，以閘爲司命。吾鄉百餘年來，無水旱之憂，誰賜之哉。湯公之德，當與神禹不朽矣。

胡堯元

胡堯元以戶部郎言事，謫高郵州同知。州運河故邗溝也，水自諸湖入河，承下流，兼三十六湖。

之委。歲春秋。河水溢爲害。夏冬水涸不可田。民
苦之。乃請做古人溝洫之法。方一里爲溝。深一
丈六尺。廣二丈。至興化而止。河東故有涵洞石
閘。如法修之。以時啓閉。旱潦不能災。民甚賴焉。
溝洫之法。用于西北。東南水國。修堤建堰。
自可以備旱潦。

樊繼

樊繼起家太學。正統改元。楊文貞公薦知興國
州。下車首揭禮制。以諭民革俗。擇其從違而勸

懲之。未三年，民化翕然。菴觀寺院，私祕者悉擗去。驅其男女歸俗。州治環水，春夏爲民病。率民築堤以障之。傍植蒲柳，中構橋亭，以便憩息。民因名其堤曰樊公堤，立碑志焉。州有虎患，禱於神，數日，兩虎自鬪死。其大端廉介公平，始終一致。居七年，引老致仕去。民耆幼男婦送者擁於道。

如此良吏，正不妨薦辟，使國家得超格用人。

李元陽

李元陽補江陰、會隣縣靖江海寇、劫庫、官吏遇害、賊猶未散、元陽整旅、教演水操、賊乃遁去、其地通海、當要害、乃建城樓、嚴兵衛、增所未備、民賴以安、有被盜者、尉以囚來、囚亦自謂盜矣、元陽曰、釋之、衆皆莫悟、後得真盜、果如陽所慮、合邑以爲神明、又有縊其妻、而以自殺告者、陽詰之立服、巡撫顧公徵逋負甚嚴、各縣死者、動以百計、按部至常州、民莫不疾首、陽曰、逋多不可

卒辦。且以完報。巡撫素信之。得免刑者二百餘人。自是一邑心感。不用刑督。爭以輸納。後入拜御史。會荊州知府爲闒宦格殺。朝廷以荊州要地。不可闕守。以元陽知荊州。陽久知荆襄之間。四百餘里。無井無泉。暑月徒役擔負。每以渴死。至則捐俸穿數十井。又作石池以飲馬。荆地濱于大江。古隄旣圯。七州縣皆爲藪澤。巡撫顧公璘發庫銀八萬責之。司水利者。了無成績。陽毅然爲之。甫期而堤成。蓋前此所未有也。顧公歎

曰大禹之後一人而已。荆人名其堤與井，皆曰李公。先是江之南，許有數村，約萬餘戶，陽謂村當徙於江中沙洲，不爾當爲魚鱉。人皆以爲迂。未幾，村爲水蕩，獨洲無恙。章聖梓宮歸承天，闕寺乘勢肆暴，所至府守皆被縛。一日候祭，白袂驛寺人下鐵彈如雨，撫按而下，皆奔避。陽獨不移，寺人皆吐舌曰：自出京至此，僅見此人。

亦嚴亦明，亦慈亦敏，僅見此人，便是定評。

龐嵩

龐嵩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
兆缺，屢攝府事。初至，旱魃爲災，嵩督賑，委悉需
洽。公粟旣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
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蠲其積逋，於
以勞來拊循之，所繇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
時江寧葛仙永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戶
而已。歲課不能辦，嵩爲築堤闢萊，得田三千六
百畝，立惠民庄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而全
邑訖無虛糧之苦。百姓至今賴之。

若以此入五事冊，治行自當第一矣。

胡濬

胡濬知杭州府，杭爲浙之劇郡，人多難之。濬至郡，于一切政務審其緩急，察其重輕，事期有濟，不半載，事輯民安。嘗以巡行屬邑，時值久旱，行次新城，見其田疇乏水，灌溉者彌望。濬乃登山盤桓周視，得其五里外有水可引，特限於陸地，不能致。濬曰：地必有主者，特召其主，諭以引水之由，民咸歡然。濬卽召民興工開渠，渠通而田

溉禾稼以蘇。歲大稔，民感其惠，名其渠曰胡公渠。及次富陽，其田乏水，亦猶新城，仍相其地，上可引山泉，下可引江水，亦召民致牒一所，而時其蓄洩，旱澇有以備。洩一方稱便，民亦名其牒曰胡公牒。

守令誠欲澤及一方，未有泛泛簿書之間，而能創久遠之計者，所以巡行屬邑，躬視畝，故此意斷不可省。

牧津卷之十五 終